舊唐書/卷5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王世充　竇建德 ◄

舊唐書

薛舉 李軌 劉武周 高開道 劉黑闥

► 蕭銑 杜伏威 輔公祏 沈法興 李子通 羅藝 梁師都

薛舉

薛舉，河東汾陰人也。其父汪，徙居金城。舉容貌瑰偉，凶悍善射，驍武絕倫，家產巨萬，交結豪猾，雄於邊朔。初，為金城府校尉。大業末，隴西群盜蜂起，百姓飢餒，金城令郝瑗，募得數千人，使舉討捕。授甲於郡中，吏人咸集，置酒以饗士。舉與其子仁杲及同謀者十三人，於座中劫瑗，矯稱收捕反者，因發兵囚郡縣官，開倉以賑貧乏。自稱西秦霸王，建元為秦興，封仁杲為齊公，少子仁越為晉公。有宗羅睺者，先聚黨為群盜，至是帥眾會之，封為義興公，餘皆以次封拜。掠官收馬，招集群盜，兵鋒甚銳，所至皆下。隋將皇甫綰屯兵一萬在枹罕，舉選精銳二千人襲之，與綰軍遇於赤岸，陳兵未戰，俄而風雨暴至。初，風逆舉陣，而綰不擊之；忽返風，正逆綰陣，氣色昏昧，軍中擾亂。舉策馬先登，眾軍從之，隋軍大潰，遂陷枹罕。時羌首鐘利俗擁兵二萬在岷山界，盡以眾降舉，兵遂大振。進仁杲為齊王，授東道行軍元帥；仁越為晉王，兼河州刺史；羅睺為義興王，以副仁杲。總兵略地，又克鄯、廓二州，數日間，盡有隴西之地，眾至十三萬。

十三年秋七月，舉僭號於蘭州，以妻鞠氏為皇后，母為皇太后，起墳塋，置陵邑，立廟於城南。其月，舉陳兵數萬，出拜墓，禮畢大會。仁杲進兵圍秦州。仁越兵趨劍口，至河池郡，太守蕭瑀拒退之。舉命其將常仲興渡河擊李軌，與軌將李贇大戰於昌松，仲興敗績，全軍陷於軌。及仁杲克秦州，舉自蘭州遷都之。遣仁杲引軍寇扶風郡，汧源賊帥唐弼率眾拒之，兵不得進。初，弼起扶風，立隴西李弘芝為天子，有徒十萬。舉遣使招

弼，弼殺弘芝，引軍從舉。仁杲因弼弛備，襲破之，並有其眾，弼以數百騎遁免。舉勢益張，軍號三十萬，將圖京師。會義兵定關中，遂留攻扶風。太宗帥師討敗之，斬首數千級，追奔至隴坻而還。舉又懼太宗逾隴追之，乃問其眾曰：「古來天子有降事否？」偽黃門侍郎褚亮曰：「昔越帝趙佗卒歸漢祖，蜀主劉禪亦仕晉朝，近代蕭琮，至今猶貴。轉禍為福，自古有之。」其衛尉卿郝瑗趨而進曰：「皇帝失問。褚亮之言，又何悖也！昔漢祖屢經敗績，蜀先主亟亡妻子，戰之利害，何代無之？安得一戰不捷，而為亡國之計也！」舉亦悔之，答曰：「聊發此問，試君等耳。」乃厚賞瑗，引為謀主。瑗又勸舉連結梁師都，共為聲勢，厚賂突厥，餌其戎馬，合從併力，進逼京師。舉從其言，與突厥莫賀咄設謀取京師。莫賀咄設許以兵隨之，期有日矣。會都水監宇文歆使於突厥，歆說莫賀咄設，止其出兵，故舉謀不行。

武德元年，豐州總管張長遜進擊宗羅睺，舉悉眾來援，軍屯高墌，縱兵虜掠，至於豳、岐之地。太宗又率眾擊之，軍次高墌城，度其糧少，意在速戰，乃命深溝堅壁，以老其師。未及與戰，會太宗不豫，行軍長史劉文靜、殷開山請觀兵於高墌西南，恃眾不設備，為舉兵掩乘其後。太宗聞之，知其必敗，遽與書責之。未至，兩軍合戰，竟為舉所敗，死者十五六，大將慕容羅睺、李安遠、劉弘基皆陷於陣。太宗歸於京師，舉軍取高墌，又遣仁杲進圍寧州。郝瑗言於舉曰：「今唐兵新破，將帥並擒，京師騷動，可乘勝直取長安。」舉然之。臨發而舉疾，召巫視之，巫言唐兵為祟，舉惡之，未幾而死。舉每破陣，所獲士卒皆殺之，殺人多斷舌、割鼻，或碓搗之。其妻性又酷暴，好鞭撻其下，見人不勝痛而宛轉於地，則埋其足，才露腹背而捶之。由是人心不附。仁杲代董其眾，偽諡舉為武皇帝，未葬而仁杲滅。

〈子〉 薛仁杲

仁杲，舉長子也，多力善騎射，軍中號為萬人敵。然所至多殺人，納其妻妾。獲庾信子立，怒其不降，磔於猛火之上，漸割以啖軍士。初，拔秦州，悉召富人倒懸之，以醋灌鼻，或杙其下竅，以求金寶。舉每誡之曰：「汝智略縱橫，足辦我家事，而傷於苛虐，與物無恩，終當覆我宗社。」舉死，仁杲立於折墌城，與諸將帥素多有隙，及嗣位，眾咸猜懼。郝瑗哭舉悲思，因病不起，自此兵勢日衰。

自劉文靜為舉所敗後，高祖命太宗率諸軍以擊仁杲，師次高墌，而堅壁不動。諸將咸請戰，太宗曰：「我士卒新敗，銳氣猶少。賊以勝自驕，必輕敵好鬥，故且閉壁以折之。待其氣衰而後奮擊，可一戰而破，此萬全計也。」乃令軍中曰：「敢言戰者斬。」相持

者久之。仁杲勇而無謀，兼糧饋不屬，將士稍離，其內史令翟長孫以其眾來降，仁杲妹夫偽左僕射鐘俱仇以河州歸國。太宗知其可擊，遣將軍龐玉擊賊將宗羅睺於淺水原。兩軍酣戰，太宗以勁兵出賊不意，奮擊大破之。乘勝進薄其折墌城，仁杲窮蹙，率偽百官開門降，太宗納之。王師振旅，以仁杲歸於京師，及其首帥數十人皆斬之。舉父子相繼偽位至滅，凡五年，隴西平。

李軌

李軌，字處則，武威姑臧人也。有機辯，頗窺書籍，家富於財，賑窮濟乏，人亦稱之。大業末，為鷹揚府司馬。時薛舉作亂於金城，軌與同郡曹珍、關謹、梁碩、李贇、安修仁等謀曰：「薛舉殘暴，必來侵擾，郡官庸怯，無以御之。今宜同心戮力，保據河右，以觀天下之事，豈可束手於人，妻子分散！」乃謀共舉兵，皆相讓，莫肯為主。曹珍曰：「常聞圖讖云『李氏當王』。今軌在謀中，豈非天命也？」遂拜賀之，推以為主。軌令修仁夜率諸胡入內苑城，建旗大呼，軌於郭下聚眾應之，執縛隋虎賁郎將謝統師、郡丞韋士政。軌自稱河西大涼王，建元安樂，署置官屬，並擬開皇故事。初，突厥曷娑那可汗率眾內屬，遣弟闕達度闕設領部落在會寧川中，有二千餘騎，至是自稱可汗，來降於軌。

武德元年冬，軌僭稱尊號，以其子伯玉為皇太子，長史曹珍為左僕射。謹等議欲盡殺隋官，分其家產，軌曰：「諸人見逼為主，便須稟吾處分。義兵之起，意在救焚，今殺人取物，是為狂賊。立計如此，何以求濟乎！」乃署統師太僕卿，士政太府卿，薛舉遣兵侵軌，軌遣其將李贇擊敗於昌松，斬首二千級，盡虜其眾，復議放還之。贇言於軌曰：「今竭力戰勝，俘虜賊兵，又縱放之，還使資敵，不如盡坑之。」軌曰：「不然。若有天命，自擒其主，此輩士卒，終為我有。若事不成，留此何益？」遂遣之。未幾，攻陷張掖、燉煌、西平、枹罕，盡有河西五郡之地。

其年，軌殺其吏部尚書梁碩。初，軌之起也，碩為謀主，甚有智略，眾咸憚之。碩見諸胡種落繁盛，乃陰勸軌宜加防察，與其戶部尚書安修仁由是有隙。又軌子仲琰懷恨，形於辭色，修仁因之構成碩罪，更譖毀之，雲其欲反，軌令齎鴆就宅殺焉。是後，故人多疑懼之，心膂從此稍離。時高祖方圖薛舉，遣使潛往涼州與之相結，下璽書，謂之為從弟。軌大悅，遣其弟懋入朝，獻方物。高祖授懋大將軍，遣還涼州。又令鴻臚少卿張侯德持節，冊拜為涼州總管，封涼王，給羽葆鼓吹一部。軌召群僚廷議曰：「今吾從兄膺受圖籙，據有京邑，天命可知，一姓不宜競立，今去帝號受冊可乎？」曹珍進曰：「隋

失天下，英雄競逐，稱王號帝，鼎峙瓜分。唐國自據關中，大涼自處河右，己為天子，奈何受人官爵？若欲以小事大，宜依蕭察故事，自稱梁帝而稱臣於周。」軌從之。

二年，遣其尚書左丞鄧曉隨使者入朝，表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而不受官。時有胡巫惑之曰：「上帝當遣玉女從天而降。」遂徵兵築台以候玉女，多所糜費，百姓患之。又屬年飢，人相食，軌傾家賑之，私家罄盡，不能周遍。又欲開倉給粟，召眾議之。珍等對曰：「國以人為本，本既不立，國將傾危，安可惜此倉粟，而坐觀百姓之死乎？」其故人皆云，給粟為便。謝統師等隋舊官人，為軌所獲，雖被任使，情猶不附。每與群胡相結，引進朋黨，排軌舊人，因其大餒，欲離其眾。乃詬珍曰：「百姓餓者自是弱人，勇壯之士終不肯困，國家倉粟須備不虞，豈可散之以供小弱？僕射苟悅人情，殊非國計。」軌以為然，由是士庶怨憤，多欲叛之。

初，安修仁之兄興貴先在長安，表請詣涼州招慰軌。高祖謂曰：「李軌據河西之地，連好吐谷渾，結援於突厥，興兵討擊，尚以為難，豈單使所能致也？」興貴對曰：「李軌凶強，誠如聖旨。今若諭之以逆順，曉之以禍福，彼則憑固負遠，必不見從。何則？臣於涼州，奕代豪望，凡厥士庶，靡不依附。臣之弟為軌所信任，職典樞密者數十人，以此候隙圖之，易於反掌，無不濟矣。」高祖從之。興貴至涼州，軌授以左右衛大將軍，又問以自安之術，興貴諭之曰：「涼州僻遠，人物凋殘，勝兵雖余十萬，開地不過千里，既無險固，又接蕃戎，戎狄豺狼，非我族類，此而可久，實用為疑。今大唐據有京邑，略定中原，攻必取，戰必勝，是天所啟，非人力焉。今若舉河西之地委質事之，即漢家竇融，未足為比。」軌默然不答，久之，謂興貴曰：「昔吳濞以江左之兵，猶稱己為『東帝』；我今以河右之眾，豈得不為『西帝』？彼雖強大，其如帝何？君與唐為計，誘引於我，酬彼恩遇耳。」興貴懼，乃偽謝曰：「竊聞富貴不在故鄉，有如衣錦夜行。今合家子弟並蒙信任，榮慶實在一門，豈敢興心，更懷他志？」興貴知軌不可動，乃與修仁等潛謀，引諸胡眾起兵圖軌，將圍其城，軌率步騎千餘出城拒戰。先時，有薛舉柱國奚道宜，率羌兵三百人亡奔於軌，既許其刺史而不授之，禮遇又薄，深懷憤怨。道宜率所部共修仁擊軌，軌敗入城，引兵登陴，冀有外救。興貴宣言曰：「大唐使我來殺李軌，不從者誅及三族！」於是諸城老幼皆出詣修仁。軌嘆曰：「人心去矣，天亡我乎！」攜妻子上玉女台，置酒為別，修仁執之以聞。時鄧曉尚在長安，聞軌敗，舞蹈稱慶。高祖數之曰：「汝委質於人，為使來此，聞軌淪陷，曾無蹙容，苟悅朕情，妄為慶躍。既不能留心於李軌，何能盡節於朕乎？」竟廢而不齒。軌尋伏誅，自起至滅三載，河西悉平。詔授興貴右武候大將軍、上柱國，封涼國公，食實封六百戶，賜帛萬段；修仁左武候大將軍，封申國公，並給田宅，食實封六百戶。

劉武周 〈附 苑君璋〉

劉武周，河間景城人。父匡，徙家馬邑。匡嘗與妻趙氏夜坐庭中，忽見一物，狀如雄雞，流光燭地，飛入趙氏懷，振衣無所見，因而有娠，遂生武周。驍勇善射，交通豪俠。其兄山伯每誡之曰：「汝不擇交遊，終當滅吾族也。」數詈辱之。武周因去家入洛，為太僕楊義臣帳內，募征遼東，以軍功授建節校尉。還家，為鷹揚府校尉。太守王仁恭以其州里之雄，甚見親遇，每令率虞候屯於閣下。因與仁恭侍兒私通，恐事洩，又見天下已亂，陰懷異計，乃宣言於郡中曰：「今百姓飢餓，死人相枕於野，王府尹閉倉不恤，豈憂百姓之意乎！」以此激怒眾人，皆發憤怨。武周知眾心搖動，因稱疾不起，鄉閭豪傑多來候問，遂椎牛縱酒大言曰：「盜賊若此，壯士守志，並死溝壑。今倉內積粟皆爛，誰能與我取之？」諸豪傑皆許諾。與同郡張萬歲等十餘人候仁恭視事，武周上謁，萬歲自後而入，斬仁恭於郡廳，持其首出徇郡中，無敢動者。於是開廩以賑窮乏，馳檄境內，其屬城皆歸之，得兵萬餘人。

武周自稱太守，遣使附於突厥。隋雁門郡丞陳孝意、虎賁將王智辯合兵討之，圍其桑乾鎮。會突厥大至，與武周共擊智辯，隋師敗績。孝意奔還雁門，部人殺之，以城降於武周。於是襲破樓煩郡，進取汾陽宮，獲隋宮人以賂突厥，始畢可汗以馬報之，兵威益振。及攻陷定襄，復歸於馬邑。突厥立武周為定楊可汗，遺以狼頭纛。因僭稱皇帝，以妻沮氏為皇后，建元為天興。以衛士楊伏念為左僕射，妹婿同縣人苑君璋為內史令。先是，上谷人宋金剛有眾萬餘人，在易州界為群盜，定州賊帥魏刀兒與相表裡。後刀兒為竇建德所滅，金剛救之，戰敗，率餘眾四千人奔武周。武周聞金剛善用兵，得之甚喜，號為宋王，委以軍事，中分家產遺之。金剛亦深自結納，遂出其妻，請聘武周之妹。又說武周入圖晉陽，南向以爭天下。武周授金剛西南道大行台，令率兵二萬人侵并州，軍黃蚰鎮。又引突厥之眾，兵鋒甚盛，襲破榆次縣，進陷介州。高祖遣太常少卿李仲文率眾討之，為賊所執，一軍全沒。仲文後得逃還。復遣右僕射裴寂拒之，戰又敗績。武周進逼，總管齊王元吉委城遁走，武周遂據太原。遣金剛進攻晉州，六日，城陷，右驍衛大將軍劉弘基沒於賊。進取澮州，屬縣悉下。

夏縣人呂崇茂殺縣令，自號魏王，以應賊。河東賊帥王行本又密與金剛連和，關中大駭。高祖命太宗益兵進討，屯於柏壁，相持者久之。又命永安王孝基、陝州總管於筠、工部尚書獨孤懷恩、內史侍郎唐儉進取夏縣，不能克，軍於城南。崇茂與賊將尉遲敬德襲破孝基營，諸軍並陷，四將俱沒。敬德還澮州，太宗邀擊於美良川，大破之。敬德與賊將

尋相又援王行本於蒲州，太宗復破之於蒲州。高祖親幸蒲津關，太宗自柏壁輕騎謁高祖於行在所。宋金剛遂圍絳州。及太宗還，金剛懼而引退。武周復攻李仲文於浩州，頻戰皆敗，又饋運不屬，賊眾大餒，於是金剛遂遁。太宗復追及金剛於雀鼠谷，一日八戰，皆破之，俘斬數萬人，獲輜重千餘兩。金剛走入介州，王師逼之。金剛尚有眾二萬，出其西門，背城而陣，太宗與諸將力戰破之，金剛輕騎遁走。其驍將尉遲敬德、尋相、張萬歲收其精兵，舉介州及永安來降。武周大懼，率五百騎棄并州北走，自乾燭谷亡奔突厥。金剛復收其亡散以拒官軍，人莫之從，與百餘騎復奔突厥。太宗進平并州，悉復故地。未幾，金剛背突厥而亡，將還上谷，為追騎所獲，腰斬之。武周又欲謀歸馬邑，事洩，為突厥所殺。武周自初起至死，凡六載。初，武周引兵南侵，苑君璋說曰：「唐主舉一州之兵，定三輔之地，郡縣影附，所向風靡，此固天命，豈曰人謀？且并州已南，地形險阻，若懸軍深入，恐後無所繼，不如連和突厥，結援唐朝，南面稱孤，足為上策。」武周不聽，遣君璋守朔州，遂侵汾、晉。及敗，泣謂君璋曰：「恨不用君言，乃至於此！」

武周既死，突厥又以君璋為大行臺，統其餘眾，仍令郁射設督兵助鎮。高祖遣諭之，君璋部將高滿政謂君璋曰：「夷狄無禮，本非人類，豈可北面事之？不如盡殺突厥以歸唐朝。」君璋不從，滿政因人心夜逼君璋，君璋亡奔突厥。滿政遂以城來降，拜朔州總管，封榮國公。

明年，君璋復引突厥來攻馬邑，滿政死之，君璋盡殺其黨而去，退保恆安。君璋所部稍稍離散，勢蹙請降，高祖許之，遣使賜以金券。會突厥頡利可汗復遣召之，君璋猶豫未決。其子孝政曰：「劉武周足為殷鑑。今既降唐，又歸頡利，取滅之道也。糧儲已盡，人情悉離，如更遲留，變生肘腋。」恆安人郭子威說君璋曰：「恆安之地，王者舊都，山川形勝，足為險固。突厥方強，為我唇齒。據此堅城，足觀天下之變，何乃欲降於人也？」君璋然其計，乃執我行人送於突厥，與突厥合軍寇太原之北境。君璋復見頡利政亂，竟率所部來降，拜安州都督，封芮國公，賜實封五百戶。

高開道

高開道，滄州陽信人也。少以煮鹽自給，有勇力，走及奔馬。隋大業末，河間人格謙擁兵於豆子　，開道往從之，署為將軍。後謙為隋師所滅，開道與其黨百餘人亡匿海曲。復出掠滄州，招集得數百人，北掠城鎮，臨渝至於懷遠，皆破之，悉有其眾。武德元年，隋將李景守北平郡，開道引兵圍之，連年不能克。景自度不能支，拔城而去。開道又取

其地，進陷漁陽郡，有馬數千匹，眾且萬人，自立為燕王，都於漁陽。先是，有懷戎沙門高曇晟者，因縣令設齋，士女大集，曇晟與其僧徒五十人擁齋眾而反，殺縣令及鎮將，自稱大乘皇帝，立尼靜宣為耶輸皇后，建元為法輪。至夜，遣人招誘開道，結為兄弟，改封齊王。開道以眾五千人歸之，居數月，襲殺曇晟，悉並其眾。

三年，復稱燕王，建元，署置百官。羅藝在幽州，為竇建德所圍，告急於開道，乃率二千騎援之。建德懼其驍銳，於是引去。開道因藝遣使來降，詔封北平郡王，賜姓李氏，授蔚州總管。時幽州大飢，開道許給之粟，藝遣老弱就食，開道皆厚遇之。藝甚悅，不以為虞，乃發兵三千人、車數百乘、驢馬千餘匹，請粟於開道。悉留之，北連突厥，告絕於藝，復稱燕國。

是歲，劉黑闥入寇山東，開道與之連和，引兵攻易州，不克而退。又遣其將謝稜詐降於藝，請兵援接，藝出兵應之，將至懷戎，稜襲破藝兵。開道又引突厥頻來為寇，恆、定、幽、易等州皆罹其患。突厥頡利可汗攻馬邑，以開道兵善為攻具，引之陷馬邑而去。時天下大定，開道欲降，自以數翻復，終恐致罪，又北恃突厥之眾。其將士多山東人，思還本土，人心頗離。先是，劉黑闥亡將張君立奔於開道，因與其將張金樹潛相結連。時開道親兵數百人，皆勇敢士也，號為「義兒」，常在閤內。金樹每督兵於閤下。金樹將圍開道，潛令數人入其閤內，與諸義兒陽為遊戲，至日將夕，陰斷其弓弦，又藏其刀，伏聚其槊於床下。迨暝，金樹以其徒大呼來攻閤下，向所遣人抱義兒槊一時而出，諸義兒遽將出戰，而弓弦皆絕，刀仗已失。君立於外城舉火相應，表裡驚擾。義兒窮蹙，爭歸金樹。開道知不免，於是擐甲持兵坐堂上，與其妻妾樂酣宴。金樹之黨憚其勇，不敢逼。天將曉，開道先縊其妻妾及諸子而後自殺。金樹陳兵，執其義兒，皆斬之。又殺張君立，死者五百餘人，遂歸國。開道自初起至滅，凡八歲。以其地為鴆州。

劉黑闥

劉黑闥，貝州漳南人。無賴，嗜酒，好博弈，不治產業，父兄患之。與竇建德少相友善，家貧，無以自給，建德每資之。隋末亡命，從郝孝德為群盜，後歸李密為裨將。密敗，為王世充所虜。世充素聞其勇，以為騎將。見世充所為而竊笑之，乃亡歸建德，建德署為將軍，封漢東郡公，令將奇兵東西掩襲。黑闥既遍游諸賊，善觀時變，素驍勇，多奸詐。建德有所經略，必令專知斥候，常間入敵中覘視虛實，或出其不意，乘機奮擊，多所克獲，軍中號為神勇。及建德敗，黑闥自匿於漳南，杜門不出。會高祖征建德故將，范願、董康買、曹湛、高雅賢等將赴長安，願等相與謀曰：「王世充以洛陽降，其下驍

將公卿、單雄信之徒皆被夷滅，我輩若至長安，必無保全之理。且夏王往日擒獲淮安王，全其性命，遣送還之。唐家今得夏王，即加殺害，我輩殘命，若不起兵報仇，實亦恥見天下人物。」於是相率復謀反叛。卜以劉氏為主吉，共往漳南，見建德故將劉雅告之，且請。雅曰：「天下已平，樂在丘園為農夫耳。起兵之事，非所願也。」眾怒，殺雅而去。范願曰：「漢東公劉黑闥果敢多奇略，寬仁容眾，恩結於士卒。吾久常聞劉氏當有王者，今舉大事，欲收夏王之眾，非其人莫可。」遂往詣黑闥，以告其意。黑闥大悅，殺牛會眾，舉兵得百餘人，襲破漳南縣。貝州刺史戴元詳、魏州刺史權威合兵擊之，並為黑闥所敗，元詳及威皆沒於陣。黑闥盡收其器械及餘眾千餘人，於是范願、高雅賢等宿舊左右漸來歸附，眾至二千人。

武德四年七月，設壇於漳南，祭建德，告以舉兵之意，自稱大將軍。淮安王神通、將軍秦武通、王行敏前後討之，皆為所敗。於是移書趙、魏，其建德將士，往往殺官吏以應。黑闥北連懷戎賊帥高開道，兵鋒甚銳，進至宗城，有眾數萬。黎州總管李世勣不能拒，棄城走保洺州。黑闥追擊破之，步卒五千人，皆歿於陣，世勣與武通僅以身免。黑闥又征王琮為中書令，劉斌為中書侍郎，以掌文翰。遣使北連突厥，頡利可汗遣俟斤宋耶那，率胡騎從之。黑闥軍大振，進陷相州。半歲，悉復建德故地。兗州賊帥徐圓朗舉齊、兗之地以附於黑闥，其勢益張。

五年正月，黑闥至相州，僭稱漢東王，建元為天造。以范願為左僕射，董康買為兵部尚書，高雅賢為右領軍，又引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，都於洺州。其設法行政，皆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。於是太宗又自請統兵討之，師次衛州，黑闥數以兵挑戰，輒為官軍所挫。黑闥懼，委相州，而退保於列人營。時洺水縣人請為內應，太宗遣總管羅士信入城據守，黑闥又攻陷其城，士信死之，遂據洺州。三月，太宗阻洺水列營以逼之，分遣奇兵，斷其糧道。黑闥又數挑戰，太宗堅壁不應，以挫其鋒。黑闥城中糧盡，太宗度其必來決戰，預擁洺水上流，謂守堤吏曰：「我擊賊之日，候賊半度而決堰。」黑闥果率步騎二萬渡洺水而陣，與官軍大戰，賊眾大潰，水又大至，黑闥眾不得渡，斬首萬餘級，溺死者數千人。黑闥與范願等以千餘人奔於突厥，山東悉定。太宗遂引軍於河南以討徐圓朗。

六月，黑闥復借兵於突厥，來寇山東。七月，至定州，其舊將曹湛、董康買先亡在鮮虞，復聚兵以應黑闥。高祖遣淮陽王道玄、原國公史萬寶討之，戰於下博，王師敗績，道玄死於陣，萬寶輕騎逃還。由是河北諸州盡叛，又降於黑闥，旬日間悉復故城，復都洺州。十一月，高祖遣齊王元吉擊之，遲留不進。又令隱太子建成督兵進討，頻戰大捷。六年二月，又大破之於館陶，黑闥引軍北走。建成與元吉合千餘騎屯於永濟渠，縱騎擊之，

黑闥敗走，命騎將劉弘基追之。黑闥為王師所蹙，不得休息，道遠兵疲，比至饒陽，從者才百餘人，眾皆餒，入城求食。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葛德威出門迎拜，延之入城。黑闥初不許，德威謬為誠敬，涕泣固請。黑闥乃進，至城傍，德威勒兵執之，送於建成，斬於洺州，山東復定。

徐圓朗

徐圓朗者，兗州人也。隋末，亡命為群盜，據本郡，縱兵略地，自琅邪巳西，北至東平，盡有之，勝兵二萬餘人。初附於李密，密敗，歸王世充。及洛陽平，歸國，拜兗州總管，封魯郡公。高祖令葛國公盛彥師安輯河南，行至任城。會劉黑闥作亂，潛結於圓朗，因執彥師舉兵應黑闥，自稱魯王。黑闥以圓朗為大行台元帥，兗、鄆、陳、杞、伊、洛、曹、戴等八州豪猾，皆殺其長吏以應之。太宗平黑闥，進師曹州，遣淮安王神通及李世勣攻之。圓朗數出戰，不利，城內百姓爭逾城降。圓朗窮蹙，與數騎棄城夜遁，為野人所殺，其地悉平。

史臣曰

史臣曰：薛舉父子勇悍絕倫，性皆好殺，仁杲尤甚，無恩眾叛，雖猛何為？李軌竊據鷹揚，僭號河西，安隋朝官屬，不奪其財；破李贊甲兵，放還其眾，是其興也。及殺害謀主，崇信妖巫，眾叛親離，其亡也，宜哉！武周始為鼠竊，偶恣鴟張，不用君璋之謀，竟為突厥所殺。苑君璋及總餘眾，別生異圖，見頡利歸朝，亦是見機者也。黑闥、開道，勇而無謀，顧其行師，祗是狂賊，皆為麾下所殺，馭眾之道謬哉。

贊曰：國無紀綱，盜興草澤。不有隋亂，焉知唐德？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